

一生中的一天

齊邦媛散文集

齊邦媛著

# 一生中的一天

齊邦媛散文

爾雅題字：王北岳 爾雅篆印：張慕漁

有版權·翻印必究 封面設計：嚴君怡

一生中的一天（爾雅叢書之408）

作者：齊邦媛

校對：齊邦媛·陳幸蕙·鄭涵熙·彭碧君

發行人：柯青華

出版·發行：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

臺北市中正區一〇〇

廈門街一三三巷三十三之一號一樓

電話：二二六五四〇三六 傳真：二二六五七〇四七

郵政劃撥：一〇四九二五一

網址：<http://www.elitebooks.com.tw>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臺北市師大路八十六巷十五號一樓

印刷者：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中和市新民街八十三號

二〇〇四（民九三）年五月五月初版·二〇〇四（民九三）年七月五日二印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一六五號

定價 220 元（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ISBN 957-639-380-9

# 自序

對於我最有吸引力的是時間和文字。時間深邃難測，用有限的文字去描繪時間真貌，簡直是悲壯之舉。

• 爲什麼說人生苦短？是因爲看不夠這千變萬化的人生。

• 人的一生在回顧中很像個失物招領處，裝滿了雨傘、眼鏡、圍巾、手套、別人看不懂的書信，和找不到門的鑰匙。

憂傷人人難免，但哭泣卻有許多方式。明白此理，待人自然寬厚。

• 有一日陰雨，愁悶無以自解，在一條僻巷中看到一棵壯碩的麵包樹。它的巨葉在雨水沖洗下，是凝聚了充沛生命的濃烈。這樣的樹名，這樣的葉與果！人的困境又算得了什麼？

• 等待的意境實在豐富，尤其是在各種飛機場，坐看人潮，好似世界在你面前碎步走過。

• 我喜愛一切有彩色的東西，連紙張針線都不例外，每次看到天上的虹總覺得不虛此生。

• 文學怎麼教得？當你獨白式地「討論」一篇千古絕唱時，一間教室之內，

有幾個二十歲的年輕人會像初讀荷馬史詩的濟慈，感到探險家找到新山峰的驚喜？當你隨著鐘聲走出教室，身後有腳步聲追來，一個恭謹卻憂愁的聲音問道：「這一篇考不考？」

「教」到所謂艱深的作品時，常希望自己能在時光的隧道中等二十年，待這些青年酸、甜、苦、辣嘗遍，再將今日課題檢出重讀，大約會有相見恨晚之歎。

每次讚揚讀書，總沒有機會說清楚讀前和讀後境界的不同：讀前三部曲是先定領域，再去翻書，最後才選定待讀的書。（我最喜歡先讀書序和目錄）翻書初期氣壯山河，翻久了好似吞象的老鼠，恨自己生命的限制；真正讀過的書引人沉思，幫我在現實生活中進可攻，退可守。



# 一生中的一天

齊邦媛散文

自序

一

輯一

一生中的一天

九

初見台大

一五

故鄉

三五

我的聲音只有寒風聽見

四三

追憶橋

六七

故宮古物與人性空間

七九

七月流火祭魯芹

八九

失散

九九

照亮了暮色的何凡

一一一



蘭熙

一一九

輯二

期待史詩

一三九

東方的禮讚

一六五

中英對照讀台灣小說

一八一

老芋仔，我為你寫下

一九一

旋風中的繡花鞋

二〇一

鱒魚還鄉了麼？

二一三

怎樣的人生可以寫詩的回憶？

二二三

雨林與馬華文學圖像

二三三

後記

二四五

附錄

尋找內心的聲音

蔡素芬

二四九

關於作者

二六一

輯  
一



# 一生中的一天

---

那個六月的早晨，我凝神靜氣地走進二十四教室，習慣性地先拿起一根粉筆，再打開《英國文學史》課本，開始我一生所授的最後一課。不久前，我們師生都很艱辛地跋涉出艾略特一九二二年的〈荒原〉，行經兩次世界大戰後由驚駭、頹喪，到復甦的半世紀，驀然到了一九八三年，即將繼任桂冠詩人休斯（Ted Hughes, 1930-1998）的〈河〉。休斯寫了半生猙獰生猛的自然詩，由鳥獸、爬蟲的微觀到自然景物的宏觀，而以「從天下墜落，躺臥在大地之母懷中」的河述志：

河水源源不絕由天上來，洗淨了一切死亡。

在此恆久不變的希望中，我閣上了課本。接著把十世紀至今的英國文學發展再作一遍回溯，與一年前開課時的緒語作個完整的呼應。下課鐘響時，我向這幾十張仰起的年輕的臉道別，祝福他們一生因讀書而快樂。三言兩語，平靜地走下講台。爲了維持自己教書的風格，不在教室中說課外的話，更不願將個

人的喜、怒、哀、樂帶上講台，我終於無淚地作了這一場割捨。

由教室走到迴廊時，手上是捧著一大把花的，淺紫、粉紅和白色的孔雀花。每一朵都是語言的延長，向我說著再見。再見了，老師！有許多美好的早晨，我們被你那厚重，有時深奧難解的文學史拴在座位上，傾聽你的聲音由一個年代飄進另一個年代，眼睛望向窗外的樹與天空。再見了，老師。也許在未來的歲月裡，我會記起你讀的一兩行詩，你說的一兩句話，有關文學的，有關人生的。

我抱著花走在陳舊斑駁的迴廊裡，突然憶起第一次走進這迴廊時的長髮和青春，不禁百感交集。提前退休也是退了、休了麼？由這裡我將走向怎樣的人生呢？

這一天下午排了研究所學生的期考。倚在十六教室的窗邊看著校園漸漸沉寂的午後景象。天空湛藍，疏疏落落的一些腳踏車匆匆騎過，一些捧著書的學生走向圖書館……不久一輛長長的車子駛來，停在傳鐘前面，裡面走出穿著飄

拂白紗的新娘，開始擺著各種姿勢照像。是在投入真正的人生前來此作一番回顧吧。許多年前，自己也幾乎是由這座老樓嫁出去又回來的，這些年中，生活的長河波濤洶湧，白紗心情已難於記憶了。

當我回答了學生的問題再回到窗前，晴朗的天空幾乎已全為低垂的黑雲遮蓋，新娘正收攏長裙跑回繫了綵帶的汽車。雨點大滴驟落，迅速密集成為雨幕，隱隱悶擊的雷電由遠方移近，漸漸好似集中在校園裡，不留喘息餘閒地急播猛擊。閃電有時似乎穿窗而入，由另一面窗出去，到小方院中爆炸。這時學生們由考卷上抬頭看我，看到我在台前鎮靜地站著，似乎安心地又俯首疾書。雷聲連續地震動心肺，窗外那棵隨著季節變色的欖仁樹的闊葉上雨水傾注而下，雨幕密織，霎時已全看不到對面的行政紅樓。在瀑布傾瀉似的雨聲中，我與這二十多位學生形成了休戚與共的孤島，我更不知此時應怎樣說才是最適當的告別。告別的不祇是這一班學生，告別的還有數十年間共同經過的生長、驟變與激盪！

雷雨和來時一樣，驟然停止。收了考卷，我站在迴廊窗前等待積水消退，

知道此時校門外的新生南路也沒有我能走的空間。躊躇間，幾位學生前來陪伴。我們決意涉一小段水去後樓咖啡店小坐。在笑語簇擁中，我們踩過了大大小小的水窪，似乎聽得見沙土急渴吸水的聲音。陽光由雲縫閃射下來，闊葉樹上金光閃耀，積水上映出漸漸擴大的藍天和飛馳的白雲……在這樣的天象中，我又建新緣。

這樣的壯麗天象，莫非即是造物主給我最慷慨明白的啓示麼？它用這樣強烈豐沛的語言告訴我：黑髮與白髮是多麼渺小的瞬間萬變的現象！你既無能爲力，且歡唱前行吧！雷電雨雪會隨著你，陽光也會隨著你。

原載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聯合副刊  
收於《散文的創造》，聯經，一九九三年



